

乡土中国小说文丛

乡贤



王彦艳
连俊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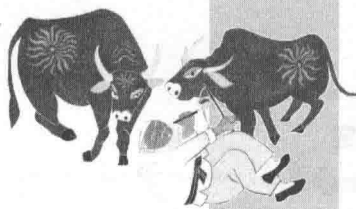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土中国小说文丛

王彦艳
连俊超 主编

乡贤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贤 / 王彦艳, 连俊超主编.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6. 2 (2016. 3 重印)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ISBN 978-7-5347-8568-9

I. ①乡… II. ①王… ②连… III.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2353 号

乡土中国小小说文丛

乡贤

Xiangxian

王彦艳 连俊超 主编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孟建华 马国兴

责任编辑 王改云

责任校对 毛 路

封面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5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19.5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马林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0046

电话 0371-65642565

目 录

农具博物馆	聂鑫森	1
老人与蛇	孙春平	5
老陈乡长	安 庆	9
黑板报	安 庆	12
瞎子	安 庆	15
莲池老人	贾大山	18
双白老人	于德北	21
胆小鬼	袁炳发	24
关先生	安石榴	27
熏鱼	蔡 楠	30
村级广播站	赵文辉	34
冬至	周海亮	36

铁匠铺	芦芙荭	39
葱事	李世民	42
奶奶的荣耀	黄克庭	46
芝麻大点儿官司	邓同学	49
车前草	肖建国	52
八叔	范子平	56
上大学去	范子平	59
铁锤	范子平	62
百孝书	伍中正	65
倾听	伍中正	68
1987 年的秋天	伍中正	72
人与羊	高 军	76
担水的	贾大山	79
姑姑	高 军	82
生死抉择	喊 雷	85
老汉送猪	胡 炎	87
大医	杨海林	89
墨药	李永生	92
守林子的树桩	刘立勤	95
同济堂的邬先生	刘立勤	98
写春联的老王	刘立勤	102
饿刑	赵明宇	105
画师	卢 群	108
酸梨	马 卫	111
刘牙医	朱耀华	115
夜壶	王琼华	118
谷雨	吴卫华	121

谷子	吴卫华	125
珍物	胥得意	129
这里是教室	胥得意	131
刁爷	许福元	133
麦田里的红霞	非花非雾	137
蒙面侠医	梁 刚	140
万分之一	杨金平	143
脸谱	聂鑫森	145
乡长是朋友	章彦文	148
师魂	申永霞	151

农具博物馆

聂鑫森

田大耕年过半百,是A市郊区的农民。他矮而粗壮,大脸膛,浓眉小眼,貌不惊人。他文化水平也不高,勉强算是初中毕业生,但是,他名气却很大。

他住的地方是城外东北角的紫雨村,那里是一片小山岗子,山下是稻田,山上是茶园、果园、竹林、菜地。虽称为村,却是各家散居。朝岚暮靄,塘碧溪清,鸡鸣犬吠,花开花落,可称得上是闹市的后花园,令人眼馋。

三年前,田大耕与村里人经过反复商议,联合成立了紫雨村农民合作社。土地、山林、菜地入股,并列入年终分红;本村的劳动力优先安排进各种专业小队,种田、种茶、种菜、侍弄果树、养蚕、修理农具,按月拿工资。他在自家大院里,突发奇想建起一排宽敞的青砖平房,办起了“大耕中国农具博物馆”,这一切都是自费,与合作

社毫不相干。

第一件事,在外地早已有先例,并不稀罕,但第二件事就令人惊诧了。一个农民办一家私人博物馆,不收费,欢迎大家去参观,图的是什么?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是大新闻,报纸、电视常有报道,田大耕俨然成了名人。

他的父亲不乐意了,说:“你到处去收购那些成了废物的破旧农具,还占这么多房子,花钱赚吆喝,败家子啊!”

田大耕憨厚地笑着,搓搓手,说:“爹,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大事。将来,你会看到它带来的好处的。”

“呸,屁好处。”

田大耕的儿子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被聘到A市博物馆当讲解员,是合同工。他很看不起这些没有文物价值的玩意儿,认为父亲是瞎折腾。田大耕板起脸说:“将来,你是真正的受益人,信不信由你!”

我是A市《经济快报》的记者。关于田大耕的家具博物馆,第一篇报道是我写的,题目是《农具立史,志在耕耘》。之后,我应田大耕之邀,又去过多次。我不但仔细看了原物,锄、犁、镰刀、锹、斧、耙、耜、耨、锯、钻、锤、铲、水车、风车、石磨、石碾、石臼、石碓、榨床、纺车、纺锤、织布机、钓竿、小船、渔网……而且感到解说文字、布展分类、图片说明非常到位,田大耕的儿子功不可没。

田大耕得意地说:“这小子不想干,我喊着要揍人,他只好乖乖地听话。让他先给我上课,我认可了,他再动手。我也长了不少见识哩。以后,这些电动的农业机械也会过时,我再扩大展览的规模。”

但我也遗憾,这馆匾是用刨平的杉木板做的,没有上漆,是田大耕用排刷写的几个粗黑大字,显得既草率又没有品位。

一眨眼,三年过去了。

城市不断向外扩展,据规划局的同志透露,紫雨村那块地方已被好几个房产商瞄上了,说是可开发成高档的住宅区。

有一次到农具博物馆采访,因为这里新增加了“农民阅览室”“中国历史大讲堂”。不经意间,我向田大耕说起了这事。他似乎早已得知,点点头后又摇摇头,说:“有人早就眼红了,但是……不可能!”

我说：“那就好。这样的好地方，又低碳又生态，怎么能变成住宅区呢？真是那样，你们的合作社就没法子办下去了。”

田大耕说：“过几天有省里的领导来考察农村文化建设情况，指名要参观农具博物馆哩。”

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知道善于联络人脉的田大耕一定托人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并附上了我的文章。

他说：“我儿子的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他常被邀请去给省委常委们讲课。前些日子还到过这里，专讲中国农具发展史。我把其他村子的农民也叫来了，有一百多号人，气氛非常好。老师还为馆里题了词：‘以史为鉴，建设文化新乡村。’”

我拍了拍田大耕的肩膀，说：“你很聪明。”

几天后，省委管文教的副书记汪新真的到A市来考察农村文化建设情况，去了紫雨村，不但参观了合作社的农田、果园、茶园，还重点参观了农具博物馆，并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由田大耕做了汇报。然后，汪新兴致勃勃地做了评点和重要指示，指示内容为：农民合作社的做法有新意，要巩固、发展和推广；农民的文化自觉值得宣传，农具博物馆非常好；这个地方要保持优美的生态和文化环境，成为一个样板，不要搞什么高档住宅区。

会议结束时，田大耕叫人拿来那位历史学家的题词，请汪新欣赏。汪新说：“意思好，书法精，是颜字的面目，但有自己的创新。”

田大耕说：“我们知道汪书记的字也很有功力，能否赐题馆名？墨磨好了，纸、笔备好了，请！”

汪新说：“为农民办的博物馆写字，是第一次，我很荣幸。”

掌声哗哗地响起来……

随同而来的报社、电视台记者对汪新考察的全过程进行了真实的、形象的报道。我写的长篇消息在《经济快报》头版头条登载，题目是《农具博物馆成文化亮点，农民合作社走康庄大道》。三年前，田大耕创办这家博物馆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其目的是以文化建设保护农民合作社这块难得的领地，现在真的是功德圆满了。

过了不久，田大耕的儿子经考试，被破格录用为正式公务员。同时，他作为A

市博物馆的外派人员进驻“大耕中国农具博物馆”，指导、协办馆务，只是每月到市馆参加一次业务会议。

小田很兴奋，这等于是坐在家里上班，自由自在，公务员待遇，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样样不缺。他爹曾说他是真正的受益人，先前不信，现在他信了。

田老爷子白天工作于果园，晚上则义务为博物馆当保安。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白天，儿子领导我；夜里，孙子领导我。我好快活！”

老人与蛇

孙春平

我当年下乡插队的屯子叫徐家台,位于大凌河畔,村西有片涝洼地,荒草萋萋。乡亲们一次次提醒说,那片洼地可不能去,那里长虫多,且多为毒蛇,惊得知青们不禁色变。乡亲们又说,咱屯也就徐老顺不怕蛇,三伏天他敢光着膀子钻进荒洼睡大觉,出来时保证屁事没有。说得我们将信将疑。

徐老顺是生产队的“车老板”,很精壮很粗豪的一个人。那年蹚二遍地,我给掌犁的徐老顺牵牲口。歇崩儿时,我问,有人叫你顺蛇天王,真的假的?徐老顺指了指那片荒洼,迈步便走,我胆突突地跟在他身后。突见一条俗称野鸡脖子的毒蛇从草丛里窜出,飞快而逃,徐老顺大喊一声“嗨”,走上前,把手伸出去,那蛇便乖乖地爬到他掌上,盘成一坨再不动了。我看得目瞪口呆,

问,蛇为啥怕你?徐老顺说,我也说不清,我三岁时就敢跟蛇在一块儿玩。长虫这玩意儿,不论有毒的还是没毒的,你不招惹它,它也不祸害你。大小是条命,咱祸害它干啥?再说,它还吃耗子,耗子可是败家的东西。你说是不?

我后来回城,进了报社,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年,我听说徐家台出了个养蛇专业户,很自然地想到了徐老顺,便急急跑去采访了。

养蛇场就建在那片荒草洼上,水泥板墙圈成好大一个院子,院里一座白色的三层小楼,还有几大排蛇笼。蛇笼也是水泥筑就的,上面罩了一层很细密的铁丝网。场主却不是徐老顺,而是他的儿子徐军。徐军说,我爹只管抓蛇,让他养让他卖都整不明白,还老跟我犯叽叽。这是又到河洼里转去了。

徐老顺是踏着晚霞回到养蛇场的。老人已瘦削佝偻得厉害,全没了往日的精壮,跟我叙旧时一直倒背双手,手上提着瘪瘪的布口袋。徐军说,爹,先把蛇放到笼里再聊吧。徐老顺便将袋里的三条蛇倾进笼里。

我问他,这东西不好抓了吧?

老人诡秘一笑,小声对我说,虽说没有前些年那么多了,可一天弄个几十条还不难。我是轰不动大牲口啦,又不想白吃白喝遭他们的白眼,要不,哼,就这三条,他也休想!我是专挑有毛病的给他带回来,不然也不能生儿育女啦!

我又问,就为抓三条蛇,不过你老抽袋烟的工夫,怎么一走就是一天?

徐老顺说,我顺河套溜达,累了,找处阴凉躺下歇,找来几条粗大些的长虫,让它们趴在我身上,那东西拔凉啊,三伏天在这心口窝一盘,啧啧,那美劲,甭说啦!

我有些听呆了。那是一幅何等美妙的天人合一图景:蓝天白云,清流碧草,一位白发老人袒胸露腹,静卧草中,几条蛇在他身上温顺地盘卧……

老人越发显出孩子般的天真,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再跟你说件奇事。过大坝往西,有一片草滩,草滩里有条小白蛇,二尺来长,通体银亮,稀罕死个人!那小东西打去年夏天就跟定了我,只要我一进那片滩,它就簌簌地跟在后面。我躺下,它就盘到我脖子上来。你说奇不奇?

大凌河是条桀骜不驯的河,只要上游地区下暴雨,下游河道便浊浪汹涌,不亚于黄河汛期的势头。去年夏天,一场洪水过后,有人提供新闻线索,说大凌河畔有一养蛇大户,大水到来之际,为了防止毒蛇伤害护坝军民,不惜蒙受巨大财产损

失，将圈养的毒蛇全部斩杀，而场主的父亲却不幸死于蛇口。我立刻想到徐老顺，大惊，也大疑，一个视蛇如子又天生让蛇畏惧的老人，这怎么可能？

但死去的的确是徐老顺！那天，指挥部紧急通知，说洪峰正向下游迅猛推进，要求立即组织沿岸民众疏散。徐军得到消息，命令雇工在撤离前将所有的蛇笼用铁网紧紧拧死。

徐老顺急了，说，人的命是命，蛇的命就不是命啦？这么一整，大水真要下来，几千条蛇可就全完啦！

徐军说，崩坝我认倒霉，只要大坝没事，这些活物就还是我的。

徐老顺见儿子不听商量，转身进楼，砰地关死了楼门，扔下话，那我就跟蛇在一起，不走啦！

徐军追过去，破了嗓子喊，爹，这是啥时候，你还赌气？水火无情啊！

徐老顺骂，人呢？人也不讲情义？你吃的喝的住的，啥不是指望这些活物？眼看大难到了，你撒丫子跑人，却连条生路都不给这些活物留，你还是人吗？

徐军急了，命令雇工破窗入室，抢他出来。徐老顺登梯上了楼顶，说，你要再逼我，我就一头扎下去，先摔死给你看！

儿子无奈，说，爹你可千万不能下楼。咱这楼清一色水泥捣制，一般的水势冲不倒它！你老保重吧！

徐老顺眼看着人们撤离而去，就找了根铁棍，急慌慌把所有蛇笼的铁网撬开。蛇们似也知道情况危急，滚涌着冲出笼门，四散窜逃。但就在这时，大门外摩托车响，乡里的通讯员隔着大门喊，老顺叔，乡长派我送话，说有毒的蛇一条也不许放出来！大坝上抗洪的军民上万，只怕毒蛇伤人啊！徐老顺一时呆怔，刚才光想救蛇，咋就忘了这个茬儿？他转身抓起一把铁锹，见了毒蛇便劈，便拍，满面泪流，嘴里念叨着，别怪我徐老顺无情，人命关天，孩子们啊……

徐老顺斩蛇这一幕，通讯员尽收眼底。大水就是在那个时候排山倒海冲漫过来。好在不是大坝崩塌，而是洪水从支流倒灌，附近几个乡镇顿时变成一片汪洋。

大水过后，人们在小楼顶上找到了徐老顺。徐老顺仰卧楼顶，双目微合，神色安详，看不出死前有痛苦挣扎的迹象。令人惊异的，是最先登到楼顶的人曾看到徐老顺的胸口盘了一条白白亮亮的小蛇，见人们近前，便吱溜一下逃走了。细察

徐老顺的遗体,只在脖项处发现了两点细浅的齿印,是蛇伤。人们大惑不解,蛇虫惧他,如鼠避猫,怎么这一次就偏伤了他,而且一口夺命?难道真是天意吗?

我参加了徐老顺的葬礼。乡里考虑到徐老顺有保护抗洪军民的大义之举,批准可以土葬。部队还派来一位少校军官和一个排的士兵。

少校挥手,士兵们的枪声震耳炸响,那余音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老陈乡长

安 庆

老陈让司机停下车，掂下一嘟噜的东西往岩上村走。每年入冬前，来岩上村看一次花生婶已经是他多年的习惯。

几年前的一个冬日，老陈和乡里的几个年轻人来岩上村搞调研，快进花生婶家时，老陈听见一阵难受的咳嗽声。老陈扭头回了车上，车上有他准备带给父亲的咳嗽药。他恭敬地把药递给花生婶，告诉花生婶怎样吃。花生婶愣怔地看着腰宽脸阔的老陈：“你……你是乡长吧？”同来的年轻同事介绍说：“这是老陈，哦，老陈……老陈乡长。”几年了，老陈就这样被花生婶、被岩上村喊作老陈乡长。

老陈把东西放下，嗫嚅着想说什么，但话在喉咙眼里哽着。花生婶把一碗冒着热气的水递到眼前时，老

陈终于说：“花生婶，我……我以后怕不能老这样看你了，我……我就要……”老陈隔着眼前的热气看见一张满是皱纹的脸。花生婶打断他的话说：“老陈乡长，难为你了，你不用年年来看我，我知道照顾自己……”

老陈踩上出村的路，脚步在石板上闷闷地响。走了几步，老陈再回头和花生婶挥挥手。老陈有些不想走，迟迟疑疑地想再多看看岩上村。山腰上有几只羊，远远望去像是悬在半空的几只鸟。

老陈对司机说：“去文庙村。”

司机知道这是老规矩，每年从岩上村回来，老陈都去文庙村瞧瓦兰嫂。几年前一个秋日的午后，老陈捏着烟，站在乡机关后院的冬青树旁，这时候的机关院里静得出奇。瓦兰嫂看见老陈时，瞅着老陈说话有些结巴。“你……你是乡长吧？”老陈哑然一笑。老陈说：“我……我姓陈，我是老陈。”瓦兰嫂说：“陈乡长，老陈乡长，你得给俺做主啊。我一个寡妇家，那弟兄俩要开小卖部，硬在俺家的门前盖房子。长得好好的树，噼噼啪啪地给俺撸翻了。陈乡长，你去调查调查……”瓦兰嫂的泪啪嗒啪嗒地往地下掉。老陈的脸热起来，说：“你回吧！”寡妇走后，老陈就给村里打电话，老陈在电话里听出村主任有难处，知道那弟兄俩在村里有点儿横。老陈就带人去了文庙村，果然见那小房子横在寡妇门前的路上。老陈脾气一上来，带人就把房子拆了。

瓦兰嫂听见车响就站在门口了。老陈走进院子听见了猪呀鸡呀叫得挺欢实，老陈在心里叫声好。老陈说：“瓦兰嫂，孩子在外上学有困难没？”瓦兰嫂说：“老陈乡长，我这地、这养的猪鸡勉强能供上儿子用。”老陈把100块钱往瓦兰嫂手里递：“多给孩子寄点儿钱。”瓦兰嫂不要，她使劲推着老陈的手。老陈觉得喉里有话往外涌，觉得该告诉瓦兰嫂：“嫂子，我要退了……”

瓦兰嫂的脚忽地沉了起来，眼睛定定地望着老陈：“老陈乡长，我挺好，你……你不用惦记。”

老陈说：“嫂子，我不是……你不要这样喊我……”

老陈的眼里开始湿润，老陈眼湿湿地往后退。老陈就要上车时，瓦兰嫂把方方正正的一件东西往车上塞。

车颤颤地上路，老陈颤着手摸，是件茸茸的毛衣。司机拉他又往新柳村。司

机知道老陈乡长还要去新柳村看李新。李新前年在村委会换届时因为三票之差落选,再多三票他就是新柳村的村主任。老陈在新柳村主持选举,老陈知道他在村里有威信,李新输在单门独户没有家族的支持上。李新落选后,老陈几次去看李新。老陈说:“李新,你干点事儿吧,你行。”李新在老陈的支持下办起了养殖场,老陈和李新成了忘年交。

从新柳村回来,老陈让司机在一片杨树林前停下车。老陈扔了烟头,往杨树林深处走。老陈的眼里裹着泪,要退了,老陈真的不再是老陈乡长了,要和这片杨树林分别了。这杨树林是老陈当年带人栽下的,转眼就这样蓊郁,长成壮壮的一片林子了。老陈走着,摸着和他打招呼的一棵棵杨树,踩着呼啦呼啦作响的杨树叶。老陈后来含泪转过身,瞅着默默跟在自己身后的司机:“小兄弟,谢谢这几年你帮我的忙,让我完成每年来看一看他们的愿望。”他走几步按住司机的膀子:“我就要走了,我会想着你。”老陈的泪落下来。

司机说:“老陈,不,老陈乡长,其实他们都知道你不是乡长,你不用解释,他们愿意这样叫你,就让他们这样叫吧,他们是在心里认了你啊!”

“老陈乡长——”司机大声地喊一声。

“老陈乡长——”小树们都跟着喊起来。